一个国人境外集团者的自述

中国动金三角

10

张伯金 著

BOOKOO.com.cn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个闯入坤沙集团者的自述

张伯金 著

八年闯荡金三角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予博库独家销售该书 ebook



作者在曼谷中央邮电局门口



作者在曼谷陶松将教授绘画



作者的书画作品在新加坡展出



作者在联合国妇女俱乐部教授绘画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OO.com.cn和/或www.BOOKOO.com)下载的作品，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，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，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，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，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，Inc. 的商标。

第十部：入寨为王，匪女情动终戒毒

红颜薄命，八载漂泊始还家

返乡途中，我与诺罗又一次不期而遇，这时的诺罗不仅坐上了山寨女王的宝座，而且还染上了毒瘾，但在我的感召下，她终于将毒戒掉，我们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美好的时光。但好景不长，在一次下山抢劫时，诺罗与众喽罗遭到了缅甸政府军的伏击，双方进行了激战，这一回，诺罗没有再回来……心上人与我永诀，背井离乡的游子、割舍不断的祖国，背起行囊我终于踏上了返家之路……

一、入寨为王

一阵锣响鼓鸣，大队人马从上面下来，我一眼就看到诺罗，她慌慌张张地跑到我的骡子前面，“扑通”双膝跪下道：“妾身迎驾来迟，请老大王恕罪！”“起来！带我上山！诺罗起身，亲自为我牵骡子，几百喽罗兵前呼后拥，把我迎上山寨。我在鞭炮声中被拥进草堂的“聚义大厅”，一屁股坐在中间那个铺着虎皮的椅子上……

二、诺罗戒毒

进门看见诺罗，把我吓得浑身打颤。她全身被绳索紧紧地捆绑着，披头散发，眼睛发直，满头满脸的血和汗。她在竹地板上乱碰头，全身抽着筋，两个鼻孔流着白色的鼻涕。我见她痛苦的样子，慌忙上前抱住她……

三、情动芳心

“好好好！别生气啦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干什么发这么大的火！”诺罗见我真的生了气，便上前把我拉以竹椅上坐下。“你说，干不干啦？”“不干啦！坚决不再干了！”“什么时候解散队伍？”“五天之后！”“说话算话？”“绝不食言！”

四、诺罗之死

诺罗摇摇头道：“怪我，我没……听……我……老公……的话。大罗汉……师爷……我不行……啦，我……死之后，你们……要……解散……队……伍，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要……再干这……一行啦。”“张……大哥，我真后……悔……”她满脸泪水。“别说了，你的伤好了之后，我带你回中国老家。”“我……是去……不了啦，我……恨……”

五、金坎山新生

安葬完阿雷之后，便开始按人头分山寨的财宝，不管头衔大小，一律平均分配。枪支弹药集中在一间房子里引爆，又命人一把火烧了山寨，然后也众人一同下山，各奔前程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我从曼谷的廊曼机场起飞，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。1993 年的大年初三，我终于与分别多年的亲人团聚了。

后记



第十部

入寨为王，匪女情动终戒毒
红颜薄命，八载漂泊始还家

一、入寨为王

我在大其力租了三辆摩托车，我与扎凯，还有勤务兵阿雷，分别乘坐一辆摩托车，直驱景栋。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景栋之后，我们找了一个饭店吃罢饭，便投宿在一家旅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匆匆吃点东西，又上了路。我很佩服这三位摩托车骑士，他们不但技术娴熟，而且又胆大心细。摩托车飞驰在崎岖的山道上，我屁股都坐麻木了。

中午十一点半钟，我们来到萨尔温江的江边，这里有一座铁索桥，我们在桥头停下了车。扎凯对我说，摩托车只能到这里。于是，我让摩托车回去了。

摩托车走后，我们一行来到桥头一家小饭店，这小饭店小得可怜，也没有什么吃的，只有米线卖。我们三人胡乱填饱肚子，便又匆匆赶路了。我是平原人，上山很慢，过了桥之后，扎凯提议租匹骡子，我听了很高兴。

我与阿雷坐在桥头的一棵大树下休息，扎凯去附近的山寨租骡子去了。

缅甸十一月份的气候仍然十分炎热，特别是中午，热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在桥那头买的一瓶矿泉水，只一会儿工夫就被我喝光。

“阿雷，你去买十瓶矿泉水来，等会儿有了骡子，把它放在骡子背上驮着。缅甸山里的水，我已经喝怕了。”

“好！”阿雷说着，又跑到桥那头买水去了。我不管去哪里，必带着阿雷，什么烟、

钱的，全在他身上，我买什么东西，都是他付钱。在泰国，我身上很少装钱。

一会儿工夫，阿雷从桥那头买回十瓶矿泉水来。他把矿泉水向地上一放，又拿出两条烟道：“我怕婶子那里没有烟，所以，又给你买了两条维斯顿。”

“什么婶子，还没见到她，你这婶子就叫上了。”我生气地道。

BOOKOO.com.cn

“不叫婶子叫什么？”他道。

“随你叫什么！”

“哎！你这么怕见婶子，是不是你怕她？”

“笑话！你跟我这么长时间，难道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我像怕女人的人吗？”

“我跟你这么长时间，也没有见过一个婶子呀，怎么知道你怕不怕婶子呢？”

“我怕她？还不知道我要不要她呢！”

“你要不要她并不重要，要是她不喜欢我，可就坏事啦！”

“她敢！”

“她要是赶我走呢？”

“那我就赶她走！”

“你可说话算话呀！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啦？”

“头儿！我回来啦！”这时，扎凯回来，身后跟着一匹枣红大骡子，由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苗人牵着。

我立刻站起来道：“好！你小子会办事，讲好价了吗？”

“讲好了，把你送到地方，二百泰币。”扎凯道。

“什么，只给他二百泰币！扎凯呀扎凯，你的心太黑了吧，人家一个人一匹骡子，来回一趟最少要两天，就给人家二百块钱，你小子这么缺德！”我指着扎凯道。

“头儿，你可别冤枉我，你问他，是他自己开的价，我连还都没有还价！”扎凯道。

“是吗？”我问那位苗人。

“老爷，是的，是我要的价，二百块泰币。”那位苗人道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怎么这么便宜？”我道。

“老爷，这里什么都便宜。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小姑娘，只要你能给四千块钱，随你挑一个，就永远归你使用了。”苗人说。

“四千块泰币就能买一个大活人？”

“是的，买来后，你让她干什么都可以，做婆娘也行，你转手卖了也可以。”苗人说。

“我可不要，我的婆娘有的是，我还怕招呼不了呢！走吧，我给你四百块泰币，给你二百块钱我怕亏心。”我说着，由那位苗人把我扶上了马。

“老爷，什么叫亏心？”苗人问。

“亏心，就是亏待别人，对不起别人。”

“亏心怕什么？”

“亏心就会有报应。”

“报应什么？”这位苗人赶着骡子，问个不停。

“报应，就会得个孙子没屁眼！”我笑哈哈地道。

“生个孙子没屁眼怎么办？”苗人又问。

“我说你累不累？”阿雷在一旁不高兴地问。

“不累，不累！”苗人道。

“不累帮我驮着这十瓶水！”阿雷说着，把那十瓶矿泉水的袋子递给了他，阿雷为我牵着骡子，那个苗人再也不问了。

我骑在骡子背上，逍遥自在地观赏着道路两边的山色，又忘记了一路颠簸的疲劳。这条崎岖蜿蜒的山路直向上去，有直通天堂之势。那重重叠叠的山峰，如同一群泰国芭堤岈的人妖，正以她幽深葱绿的身姿弄骚，想把我这位远方客人给迷住，然后，在我昏昏沉沉中好哄走我腰间的钞票。

山路越走越窄，山势渐渐高险，林子愈来愈深幽，树木也愈来愈奇特高大。山林中寂静得能听见人和骡子的喘息之声。刚刚还热得满头大汗，又突然觉得浑身冷了起来，被汗水浸湿的衣服紧贴在肉皮上，弄得我全身不舒服。

眼前满是绿色的草、绿色的藤子、绿色的树，绿色的苔藓从地上一直长到高大的树干上。大树枝干上又长出长长的须根，如同神话中老人的胡须从头上垂挂到地下。几丝阳光射穿浓叶空隙，投下斑驳陆离的光点。五颜六色的蘑菇，分布在树根下面。一棵棵枯死倒塌在地上的树枝树干，正在自行腐朽。有的粗大如缸，把路拦住，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。朽木残躯上又长出新的生命，互相攀依。无数叫不上名字的野藤，左旋右盘直上树梢。

走着走着，路两边突然又是成片成片的竹林，直达山顶，风起竹动，波涛起伏，组成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。我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奇妙！我不得不承认，这森林是真正孕育生灵的摇篮，它总是无私地满足人类的需要，可是人类，却永远不能自我满足。

山里很奇怪，天说黑就黑了下来，还好，就在天刚刚黑时，我们进入一个小山寨。看来，扎凯对这里很熟，他没有问人，直接来到一个大院里。

热情的掸邦族主人邀我们进屋，替我披上一件毛毯。我正冷得发抖，一件毛毯披在身上后，顿时感到全身热乎乎的。

屋子的正中间升起了火，主人一边为我们做着饭，一边让我们围着火塘取暖。火光四射，把每个人的脸都映得红红的。

山里是不容易吃上蔬菜的，可是，肉类却十分丰富，什么野猪肉、羚羊肉、穿山甲肉、松鼠肉等等，各家各户都有。我们在火塘边，说笑着，吃起主人为我们做的山珍野味。

“听说你们的货被山上的土匪给劫啦？”主人问。

“是的。”扎凯道。

“他们一般不扣押马帮的呀，最多只是问你要几个钱就放了，这次为什么？”多

嘴的掸邦主人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扎凯说着看了我一眼。

“怎么，你认识山上那帮土匪？”我问。

“认识。这帮土匪的首领是个女的，二十几岁就当了一个山大王，拥有二三百兵马，是这一带人数最多的土匪。”主人道。

“你见过她？”我问。

“见过，还不止一次。”

“她到你们这儿抢劫过？”

“我们这儿穷得要命，抢我们什么，他们从不欺负我们这些穷山民。他们下山时，不是抢城镇中的大户，就是抢政府的钱财。有几次路过我们这里，她让各家各户给他们做饭吃，临走时，她还付钱给我们。”主人道。

“她不打你们？”

“不打！不打！对我们这些山民，她的态度十分好，上次他们下山，那个女山大王就在我这里吃的饭。”

“她真付钱给你啦？”

“真付了！在我这里吃饭的有十二个人，临走时，她付给我两块劳顿”（两块劳顿等于十来块人民币）。

“这么说，这帮土匪人还不坏？”

“不坏！他们与政府作对，与有钱的人作对，从不与穷人过不去。”

“这里离他们那里还有多远的路？”

“半天。”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醒了，扎凯和阿雷早已起来了，主人也为我们烧好了饭。阿雷拿出牙膏牙刷让我刷了牙，洗罢脸，阿雷把早就为我冲好的茶递给我。我喝了

BOOKOO.com.cn

一气茶之后，阿雷又递给我一支烟，帮我点上，我双眼微闭，养了养神。这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后的习惯，多年来一直如此。

吃罢早饭，我让阿雷付过钱给这家主人，便又上了路。

早晨的山林很潮湿，树上被风摇落的露水珠不时地从上面掉下来，砸到我的头顶上，很快又打湿了我的上衣。清晨的雾，是山里飘忽不定的流浪汉，一会儿像缕缕轻纱缠住你全身，一会儿便远离你而去。有时，浓浓而来，使你难以看出一米之外的景物，把整个大山全部遮住，好像故意逗人玩儿。不过，一个小时之后，雾散天亮，我们登在高山的顶梁上，再向四周看去，只见我们四周如同无边无际的大海，白色的"海水"翻滚着，一浪跟着一浪十分壮观，群山像一艘艘的军舰浮在海面上。彤红彤红的红日在远方升起，映得空中的云变成十分美妙的早霞。我被这神秘的大山所吸引，忘记了晨风的冷，忘记了路途的累。

约十一点多钟，我们走进一个峡谷，峡谷里有一条小河，河上面架了一座小竹桥，我们刚刚过了桥，扎凯对我道："这里就是土匪的地盘。"扎凯的话音刚落，从草丛中蹿出十几个人来，用枪口对着我们大吼道："站住！把手举起来！"

"混蛋！这是你家老大王，还不过来拜见！"扎凯的话险些把我逗得笑出声来，我强忍着笑对那十几位小喽罗道："我是你家大王的男人，快去通知你家大王，就说米斯特张来啦！"

"你真是老大王？"那个小喽罗头目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道。

"你难道不认识我？"扎凯道。

"认识！"

"认识还有错？快！上山通知你家大王！"

"是是是！阿炳！快上山禀报大王！"

"是！"一个小喽罗飞奔上山去了。

"老大王，小子有眼不识老大王，向老大王请罪了！"他说着，回头又对手下道：

BOOKOO.com.cn

“快拜见老大王！”

“拜见老大王！”十几个喽罗一齐跪下给我磕头。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，还没上山，我就当上了土匪大王。

“起来吧！”我道。

“谢过老大王！”

“带我上山！”

“是！”那位小头目走了过来，亲自为我牵着骡子。

我前面几个喽罗，后面几个喽罗，我骑在骡子背上，向山上走去。那个阵势，真如同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土匪头子！

“山林草寇，占山为王”，在我过去的脑海中，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。在过去的旧中国，匪患成灾，多如牛毛。古人有句俗话道：“不当胡子不当官，不下窑子不为太太。”胡子是旧中国对土匪的一种称呼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当过土匪的人，是当不了官的。没有当过妓女的女人，是当不了官太太的。“遍地英雄起四方，有枪就是草头王”的人物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大有人在。为了当大官，图金钱，好多人都去当土匪。在当时的社会中，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：“当胡子，不发愁，进了租界住高楼；吃大菜，住妓馆，花钱好似江水流。枪就别在腰后头，真是神仙太自由。”

土匪拜十八罗汉，相传，十八罗汉个个都是土匪出身，所以，土匪认为，十八罗汉是他们的祖师爷。七十二行中，匪没有排上位，古代的上、中、下九流之中也没有匪的地位。但是，由于十八罗汉是佛道的混合化身，所以匪也被人们看做是佛道的混合体。佛在上九流中被列为第一流，因此，土匪们常以上一流人自居。

过去，也有被逼上山当土匪的，“逼上梁山”就是如此。可是，我这位“老山大王”是从何而来？恐怕后人会把我称之为“妾逼为匪”吧！

我正在云天雾地地胡思乱想着，只听见一阵锣响鼓鸣，一大队人马从上面下来，我一眼就看到诺罗急行在队伍前面。她慌慌张张地跑到我的骡子前面，“扑通”双膝

BOOKOO.com.cn

跪下道："妾身迎驾来迟，请老大王恕罪！"

我坐在骡子背上，看着这位使我又可气又可笑的婆娘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扎凯见我不作声，伸手拉了拉我的衣袖。

"起来！带我上山！"我道。

"是！"诺罗起身，走到我的面前，从小喽罗头目手中接过缰绳，亲自为我牵骡子。

"接老大王入寨！"她一声令下，锣鼓齐鸣，几百喽罗兵前呼后拥，把我迎上山寨。一进寨门，又有人放起鞭炮，我在鞭炮声中被拥进草堂的"聚义大厅"。

我并不客气，便一屁股坐上了中间那个铺着虎皮的椅子上。诺罗命人又搬了一把竹椅放在我的右边，然后坐下。阿雷站在我的左边，扎凯站在诺罗的右边，活像皇上坐殿一般。

"有请师爷！"诺罗对下面道。这时，一位五十岁开外的中国瘦老头走了进来，他进来之后，便屈身下拜道："金坎寨师爷马松财见过老大王！"

"起来吧！"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更没有经过这样的事，所以，我随口说了一句。

"一旁站着！"诺罗道。

"谢老大王！谢大王！"师爷立身在下面站立在一旁。

"传我的话，让十八罗汉进来见老大王！"诺罗道。

"十八罗汉进厅召见——"师爷对外喊道。

十八位身健如牛的青年人很有次序地走进聚义厅，一齐单腿点地，抱拳低首道："十八罗汉见过老大王！见过大王！"

"起来吧！"

BOOKOO.com.cn

“谢老大王！”众人谢罢，分别站立两边。

“分别向老大王报名！”诺罗道。

“大王有令分别向老大王报名——”师爷大喊道。

“大罗汉小白龙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二罗汉君子仁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三罗汉双龙驹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四罗汉南来好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五罗汉北来妙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六罗汉东来早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七罗汉西来巧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八罗汉大金牙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九罗汉老东风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罗汉老西风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罗汉老南风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一罗汉老北风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二罗汉财源茂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三罗汉赛罗成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四罗汉比张飞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五罗汉穿山甲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六罗汉雨里蛇见过老大王！”

“十七罗汉爬树鼠见过老大王！”

BOOKOO.com.cn

“十八罗汉铁身骨见过老大王！”

我听了他们各自报的名，不由得想发笑。可是，我坐在大王椅上，硬装，也得装出个山大王的样子来。

“散厅之后，请各位去账房领取老大王的见面赏赐，每位罗汉赏两千泰币。每位弟兄，不分职务，每人赏六百泰币的见面礼。好了，请各位入座，摆酒菜！”诺罗道。

“大王有令，入席，摆酒菜——”师爷大声喊道。

聚义厅里，摆上酒菜，我与众人举杯共饮不在话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